

中統特工

秘錄

- 顧順章被殺真相
- 廖承志遭秘密逮捕之經過
- 中、軍兩統的一次交惡
- 蘇州反省院真相

- 復成橋慘案
- 高秉場冤獄

江苏文史资料第45辑

中统特工秘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编 审：吴志明
责任编辑：尤伟华

中统特工秘录

（《江苏文史资料》第45辑）

《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

（南京市长江路292号 邮编210018）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1991年9月）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59字数268000

印数1—5000

ISSN1003—9473

CN32—1287/K

定价：5.20

目 录

我的特工生涯和所见所闻黄 凯 (1)

从“天才调查员”到“天才教员”(1) 被派到汉口当特派员(3) 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及其结局(4) 调任驻沪特派员(6) 在重围中救出张群(8) 几次抗日活动(9) 我经办的几件要案(11) 我在猛烈攻击中被撤职(12) 中统抢饭碗插手盐务(15) 办起全国第一的河南模范反省院(16) 中统与政学系的明争暗斗(19) 我被敌伪逮捕以后(22)

中统点滴孟 真 (24)

瞻园(24) 荟庐(26) 旧友周光亚(29) 和周恩来的一面之缘(30)

复成桥惨案张国栋 (32)

我所知道的顾顺章案蔡孟坚 (38)

“特务大师”顾顺章孟 真 (47)

在苏联受训(47) 秘密逮捕亦走漏消息(48) 以被中统处刑而终(49) 特务系统中的冤假错案(50)

中统从顾案血腥发家张国栋 (52)

被捕由来(52) 钱壮飞报警(54) 关押南京(54) 血腥发家(55) 可耻下场(57)

顾顺章之死陈蔚如 (59)

顾顺章被杀真相林金生 (62)

当保镖 (62) 主办特训班 (63) 打手 (64)
受宠 (65) 神秘的蒋云夫妇 (66) 蓄意谋叛
(66)

中统走卒林成荫 (68)

顾顺章的特训班 (68) 预谋刺杀杨杏佛 (70)
看守丁玲83天 (72)

红色打狗队先大启 (75)

画锦里谋杀案 (75) 第二次制裁 (78) 张阿四
(78) 秘密绑架 (80) 在审讯台上 (81)
英勇就义 (84)

三十年代初共青团中央机关遭破坏的前前后后

.....庄祖方 (87)

从我投机革命说起 (87) 团中央的机关生活 (88)
被捕经过 (90) 贪生怕死出卖组织 (91) 拘留
所见闻 (95) 后记 (98)

匡亚明被捕以后庄祖方 (100)

跟踪《资本论》 发出逮捕令 (100) 谁知虚与周旋
原是缓兵之计 (101) 越屋图逃未遂 反省院大震动
(105) 免戴手铐脚镣 文明起解南京 (108)

廖承志遭秘密逮捕之经过庄祖方 (112)

- 秘捕经过(112) 解赣途中(118) 遭禁马家洲
集中营(119) 索画(123) 朱家驊来泰和(124)
离开“留训所”(126) “文革” 中的一段往事(127)
- 反省院张国栋(129)
- 民国时期的司法官场左开藏(133)
- 中统初涉洪湖根据地庞镜塘(136)
- 我所见到的张国焘赵毓麟(138)
- 武汉沦陷前后的潜伏部署张孟青(141)
- 党特合一 双管齐下(141) 中统被军统出卖(143)
林尹再度来汉被先擒后纵(144) 重起炉灶又遭失败
(144) 杨度州遁入黄冈遥控汉口(146) “蒋汪一
家”的一段“真”情(146) 特务一颗炸弹 人民无辜
遭殃(147)
- 八一三前后镇江中统活动概况殷止庵(148)
- 监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王友直(152)
- 郭紫峻布置监视哨(152) 中、军两统争夺监视权
(153) 陷害种种,办事处被迫撤离(156)
- 封锁陕甘宁边区纪实李犹龙(164)
- 中统在晋察冀边区的活动缪世友(178)
- 我与中统姜颂平(181)
- 参加中统(181) 奉命投敌加入汪特(183) 破获
军统镇扬区(186) 身在曹营心在汉(190)

中统在昆明地区活动的片断回忆李品伟(193)

云南省调统室概况(193) 省调统室与地方当局的关系(194) 李宗黄为中统打气(197) 联大草坪时事晚会上的“王先生”(198) 殴打爱国学生(199)
“一二·一”惨案(199) 捣乱李公朴的演讲会(202)
调统室缩编为“党通组”(203) 定期“情报交流会”(204) 叶秀峰来滇(204) “九·九整肃”前后(207) 最后的挣扎(208)

策划南京下关事件张国栋(211)

“下关事件”的一段秘闻孙世明(216)

高秉坊冤狱宁思承(219)

轰动全国的“高秉坊贪污案”内幕牧 子(224)

中、军两统的一次交恶李直峰(227)

李超英与特经处陈里特(230)

中统在贵州进行经济检查的一幕赵毓麟(233)

中统控制的特种经济调查处赵毓麟(237)

资料选载:

顾顺章其人其事聂荣臻(248)

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穆 欣(252)

南委事件始末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委组(275)

苏州反省院真相管文蔚(282)

在“蒋牢”中贾植芳(295)

《文萃》周刊事件的前后蒋云骋(308)

附录:

中统局主要成员一览表.....(318)

我的特工生涯和所见所闻

黄 凯

从“天才调查员”到“天才教员”

我是在1929年3月应张道藩和吴大钧的召唤，离开南京市政府，从事特务生涯的。开始是当助理干事，这是中统圈子里的一个最起码的职位，六个月后升任干事，并且当上特务组长，其中的契机是什么呢？

原来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农村，闹减租风潮，当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是叶秀峰，叫我拟个调查提纲。我不了解浙江情况，本来应付不了这个难题，偏偏那时新任情报股总干事、浙江人张冲，帮了我个大忙，使我草拟的提纲不仅让叶秀峰看了满意，并且使上级的上级陈果夫看了也赞赏我年青能干。

不久浙江省党部就接到中央组织部的电报，派遣我和李先良担任浙江全省75县的总调查。

我和李先良走马上任，我去浙东，李先良去浙西，从省城杭州到各县，一路上都有党政机关专人迎送，盛情招待。特别是各县的县太爷，对调查大员彬彬有礼，不敢稍有待慢。每到一县，当地绅士致请赴宴，并有美女作陪，寿膏提神，临走时不惜以重金相赠。

全省调查，历时两个半月，此行除吃喝、游山玩水外，带回一大批材料，这批来自各地党政机关和中统系统秘密通讯员的材料，足够向上级交帐。我起草的5万字调查报告，附有十多张统计图表，洋洋大观。其中关于绅士反对建筑公路、铁路的意见，也如实反映，绅士称：交通愈发达，洋货就愈充斥，农村就愈贫困。陈果夫阅后加批：“开倒车，说十八世纪的话。”其中关于党政工作的成绩、缺点以及双方在协调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等等，陈果夫都亲笔致函浙江省党政负责人，要求参照改进。

浙江方面发信给我，倍加赞扬，称之为“天才调查员”。

后来调查科积极开展工作，由顾建中、季源溥二人主持全国各省市总调查时，就是以浙江调查方法作为样板，并且由张冲和我制订计划。

在一次科务会议上，由王保身提议，大家一致同意，上级批准任命我为特务组长。

原先，只是在整理股搞些内勤工作，现在转向前沿阵地，在中统内部就逐渐成为吃香的人物。

陈果夫、陈立夫把持国民党中央党务后，内部有所调整，原调查科主任叶秀峰调任中政会秘书长，由陈立夫的一个美国同学徐恩曾充当调查科主任。

叶、徐的目标一致，但手段不同，叶指导各军警机关对敌党敌派要斩草除根，徐主张推行以分化为主高压为辅的怀柔政策。我经过观察、体验，觉得叶秀峰一副铁青面孔，声色俱厉，不好相处，而徐恩曾则是和蔼可亲，并且挥金如土。现在在徐的领导下，正好大展宏图，一献身手。

在中统系统中举足轻重的张冲，在徐恩曾上台后积极把特工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并且为了有效的管理，在老特务中挑选13人担任分省指导。我被指派指导宁沪两市。

全国特工短训班也办起来了。我担任特工技术教授，非常卖

力，白天教课，晚上编讲义，废寝忘食，乐此不倦。学员喜称为“才天教员”。

这批有来头的学员回去后都是省或市的调查统计室主任，因之，我作为“特工老师”，也就身价百倍。我和张冲、濮孟九、顾建中、季源溥，都已成为中统的骨干。

被派到汉口当特派员

两陈和徐恩曾认为，中统在全国范围内的工作，可把湖北、江西、安徽三省作为重点，由调查科派得力干部前往指导。根据张冲的提议，为提高所派干员的权力和威信，由调查员改为特派员。我奉令去武汉，徐兆麟去江西，任洪济去安徽。徐兆麟和政学系的杨永泰不和，少壮军人首脑陈诚也不买两陈的帐，因此江西工作无进展。任洪济去安徽也无成绩。

我在武汉的情况则和徐、任两人大不相同。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和两陈有亲密关系，对我处处行方便。我这个特派员也并非光棍司令，在省、市党部我都可以调动人马。我的主要任务是搞情报，其次是指导军警机关如何防共。

所有党政机关我都畅通无阻，只是武汉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叶蓬不好对付，凡是破获共产党的案件，都不让我过问。我不得不设法给他一点甜头，电请上级转请老蒋颁发三级宝鼎勋章，但他却不受笼络，反而当面抢白：“这些破铜烂铁，谁希罕？”

后来周佛海向陈立夫推荐给我当助手的蔡孟坚来后，这个唯一的难题也自然而然解决了。因为武汉行营改组，何成濬接任行营主任，何成濬的参谋长陈光祖是蔡孟坚的老师，蔡孟坚通过陈光祖向何成濬呈送一份反共建议书，建议行营在八大处之外设立侦缉处，这一建议，不仅何成濬同意，徐恩曾同意，连老蒋也同意了，处长由何成濬保荐的全国洪帮头子杨庆山担任，我和蔡分

任副处长，徐恩曾并直接调派一批成员来充当科长、股长。这样，这个侦缉处既是行营的，又是中统的，原来中统和警备司令部的矛盾就不再存在了。

侦缉处于1931年2月成立后，工作非常顺手，在三四个月內破获七八十件案件，其中有不少称得上是要案、大案，给蒋家天下陈家党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央党部特地发下荣誉奖状。

后来我还接到徐恩曾发来的一道密电，要我参加洪门，拜杨庆山为大哥，于是我和蔡孟坚通过秘密仪式烧小香入洪门，成为杨庆山的小兄弟——当家三爷，还有几个中统人员则称之为五爷。这是中统头子觉察到流氓的力量，而把中统基干和流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二位一体。

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及其结局

顾顺章的被捕使我们干特工的人受到极大鼓舞，我们终于捕获一条“大鱼”。

顾顺章是怎样进入罗网的呢？这要从尤大麻子被捕谈起。汉口市警察局特务股捕获中共汉口市委的尤崇新（绰号尤大麻子），开始尤坚决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并且表现出一条硬汉子，严刑拷打也不吐实，最后移解军法处宣判死刑，他经受不住了，经过一夜思想斗争，他托看守卫兵送出一张呼救条子，请求与蔡孟坚谈话。他表示愿意自首立功，蔡孟坚给他一星期限期，每天派便衣跟踪，在火车站、轮船码头上协同巡察。已经五天过去了，第六天晚上，在中山路上碰上一个人，尤说赶快跟去，跟进陶陶旅馆就把这人逮捕，他是大魔术师，名叫化广奇。同时在他房间里还有一个叫小张的也被捕了。经两次检查，在沙发夹层里抄出一批文件。

行营将级人员都来参加审讯，我们对他进行疲劳审问，用尽

各种方式，均无效。尤麻子指着他说：“化广奇兄，放漂亮一些吧，我等参加国民党不是一样革命吗？你是我的上级顾顺章同志呀！”他断然否认道：“你看错人吧！我根本不认识你。”我就插言道：“难道搜出的文件也是搞错了吗？”他向我怒目而视，答道：“你们这些流氓，是栽赃陷害的老手。”我气极了，就到联保里名妓云弟老五家吃花酒打牌，闹到半夜，自首人黄坚和我的勤务兵奔来告诉我：“他承认了，他要见到老蒋才肯自首呢。”我和蔡孟坚随即密电报告徐恩曾。

第二天拂晓，何成濬接见顾顺章，对顾特别客气，顾顺章仍坚持要亲自见到老蒋后才肯自首。很快，南京复电来了，说老蒋随时可见。这样，顾顺章也就没话说了。我们本拟用第五航空队飞机解送，因座位少，改用楚豫兵舰。何成濬派出宪兵一排护送，加上我们的十多名特工，由蔡孟坚押解赴京。

顾顺章由徐恩曾、张冲陪同见老蒋，果然顾坦白了，蒋的手段真高明，和颜悦色，待之如上宾。并且马上给他三万元钱支票。张冲问他恽代英住在瑞金，还是住在洪湖呢？顾说恽已在上海被破获，化名王作霖，现在羁押在苏州。老蒋接着问他对其余共党能否详细报告？顾顺章答称可以。他随即走笔如飞，写了一大堆共产党人的名字，当他写到钱壮飞、杨登瀛时，徐恩曾被吓的目瞪口呆，一直视为亲信参予中统核心机密的人，原来却是共党分子，或者是亲共分子。老蒋大发脾气，严加训斥。

徐恩曾、张冲立即电话派遣顾建中、季源溥带一批特务押着顾顺章，火速赶往上海，会同英、法两捕房和军警机关举行大逮捕，可是全都扑了空。原来武汉发给徐恩曾的电报，首先给钱壮飞看到，钱立即把顾顺章自首的情况报告共产党首脑机关。后来，顾顺章只得把自己所领导的三四等角色蔡飞、王世德等几十人凑凑数。顾顺章回到南京，老蒋对立夫说：“此人为我们出死力，应好好优待他，提拔他。他绝对回不了共党里去的。”

顾顺章自首后，俨然成了天之骄子，中统与军统都尊之为奇货，什么缘故呢？

1.他对特务工作确有精明之处，，如经他所绘图监制的各种假发、假须、假牙等化装用品，用起来真是维妙维肖。

2.培养特工人员，有一套办法，成效快。

3.鼓其如簧之舌，坚决表示以后终身反共。

顾顺章原本由徐恩曾、张冲二人亲自领导的，最初戴笠常常偷偷摸摸去找他，后来戴笠请求老蒋条谕中统负责人，有一段时间由顾襄助军统工作。

顾顺章就利用中统与军统的矛盾，从中挑拨离间，徐恩曾与戴笠简直如仇敌一样。当时在中统、军统两个组织中，有一种说法，顾顺章经办的大案归军统，小案归中统。有时中统和军统为争夺案件的承办权在老蒋面前大吵一场。

顾顺章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已在特工系统掌握一部分权力，经他训练的行动大队有1000人，他有权进行调遣。自首人刘英等向徐恩曾检举顾顺章招兵买马，妄图组织新中国共产党，并蓄谋把千人行动大队作为他的武装基础，聚众起事，消灭包括老蒋在内的党政要员。

陈立夫闻报，立即调遣中统内老干部和谷正伦的宪兵，解除顾顺章的武装，并把他关押在镇江看守所。半年后，老蒋批准把顾顺章处决，由顾建中去镇江亲手执行。

调任驻沪特派员

我在汉口工作一年零一个月，于1931年11月奉调驻沪特派员。汉口的工作，据内部通报在中统系统内最有成绩。共产党在汉口的组织机构，被全部摧毁，无力再建。

张冲、顾建中陪我去上海上任。遵照徐恩曾的指示，我上任伊始第一件事是去访晤杨虎，他是直接接受老蒋津贴的反共暗杀机构头子。再由他陪同我们去拜见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黄、杜、张三家都是中国宫殿式房子，门内外都有武装巡逻队、便衣保镖，三家堂前都悬挂着老蒋等中央大员和这些流氓头子的合影。

张冲传达上级的意旨，要我拜杜月笙为师，我说在武汉入了洪门，上海再入青帮，只要上级需要，我都遵命，但是否可以自行选择老头子？张冲说可以。于是我就拜陕西人、有学问的徐朗西为师，我变成了上海青帮第二流人物。

特派员办事处设总务、组训、行动、情报四个组，由陆元虎、吴飞、王斌、曹清澄分任组长，并由黄埔六期学员徐进任秘书。我们在上海侦破的许多案件，大多由陆元虎、王斌二人经办的，以陆元虎能力最强。

特派员办事处并无组织法的规定，张冲叫我特别要抓好组训工作，说这是工作的基础，要中央多花钱是没有问题的。我除手下的十多个基干外，还可以动用市公安局的特务组和警备司令部的侦查队，这两个组织的成员都是流氓，只要有钱可拿，当然听我的话，并且经常提供情报。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情报主任劳勃生，也接受津贴提供情报。

顾顺章比我早一段时间到上海，据说工作开展得很顺手，据他自己讲已在共产党内放进一些“细胞”（即暗探），吸引到一些内线，中共一部分的活动，他能知道。我对他印象不好，相互间没有来往，有事需联系则使用交通转达。但他对我的地位和声望均有威胁，因为他办案得手，戴笠和他打得火热，我不免感到相形见绌。后来他被杀，很多人还以为是我干的。

在上海干特工除我和顾顺章外，还有军统的特工组织，还有吴开先的市党部调查室，各个派系间关系复杂，相互勾心斗角。

在重围中救出张群

张群在当上海市长任内最大的风险是被劫持，不仅他本人被吓得魂魄出窍，对我也是一次惊心动魄的考验。当时正是抗日情绪极为高涨的年代，学生罢课，工人大罢工，爱国群众纷纷上街游行请愿。

忽然在一天夜里，八名学生代表失踪，把全市学生激怒了，大批学生队伍从四面八方把市政府包围起来，他们唯一的要求是立即释放八名学生代表。张群摸不着头脑，这八名学生代表失踪，他一点情报也没有。他当然不能满足上海全市学生的要求，于是他被推进学生的重围，丧失自由。

张群通过电话，向我求救，但是我一点不知道，也无从营救。

张冲突然打来长途电话，声称：“领袖为此事大发雷霆，指责你胆大妄为抓人，限你在几个小时内把张市长救出来，不准打人，不准开枪。”

我说我非但没有干，并且确实不知道。

张冲说：“你是我们系统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对此事不明底细，岂不令人笑话。你赶紧去问顾顺章。”

我派交通找顾顺章，找来找去找不到，打电话也联系不上，老蒋限时快到，我急得没命，我宣布要顾顺章在3小时内释放学生，如敢违限，严惩不贷。

我这时急中生智，想出一条把张群市长救出重围的妙计。

我们突击组成了一支学生队伍，以特派员办公室十多人为核心，借用一个警察大队，全部换上便衣，并调动捕房中学的300名学生，用若干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开到枫林桥。于是出现了一支打着大中中学旗帜的学生队伍，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要求释放代表”等口号，带头的曹清澄大声说：“早来的同学们辛苦了，该换班休息，让我们租界学生来干吧！”这批乔装打扮的学生从包围着的外层到内层打开通道，王斌一马当先冲上楼，一把拉住张群市长，低声说：“是自己人。”张群仔细看了王斌面孔，已放心。但此举危险至极，王斌险些被张群的卫士打死。我们把张群救出重围送上汽车，转移到安全地区。

这一幕戏以我们胜利达到目的告终。

当天晚上，顾顺章派杨梅岭来告诉我：“这件绑票案，是得到最高当局同意的。八名学生被看管在曹家渡小船上，现在已全部释放。”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我暗想，老蒋真是糊涂。

张群经受不起这次打击，宣告辞职，由吴铁城接任，吴属政学系，但和陈立夫私交很好，对中统活动采取支持态度，我和他在晚间经常通话。

几次抗日活动

有一位前直鲁军旅长许威写信向吴铁城市长密告：日本军部山本联络官保证在控制上海后由许威当淞沪警备司令，交换条件是许威拉出队伍发动暴动，压制抗日高潮。

吴市长把此事交给我办。我决定冒险和日方接洽。我经过化装，由许威介绍先后在指定旅馆及商店和日方会晤。我诈称是安徽帮会首领，在蕴藻浜有我一支队伍。我这支队伍是暗中临时调遣警察大队和我们系统的行动大队组成的，日方信以为真，称呼我为白司令，许威为副司令。日方并伪善地声称：“我们大日本帝国并无领土野心，目的在于取缔排日运动，驱逐英美势力出上海，我们要致力于使上海成为国际自由港，中国的事由中国人办。”日方答应给我300支轻机枪。

1932年1月26日晚，日方要我们部署在天通庵路，我立即和